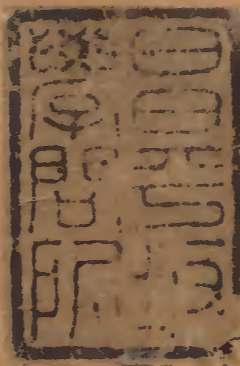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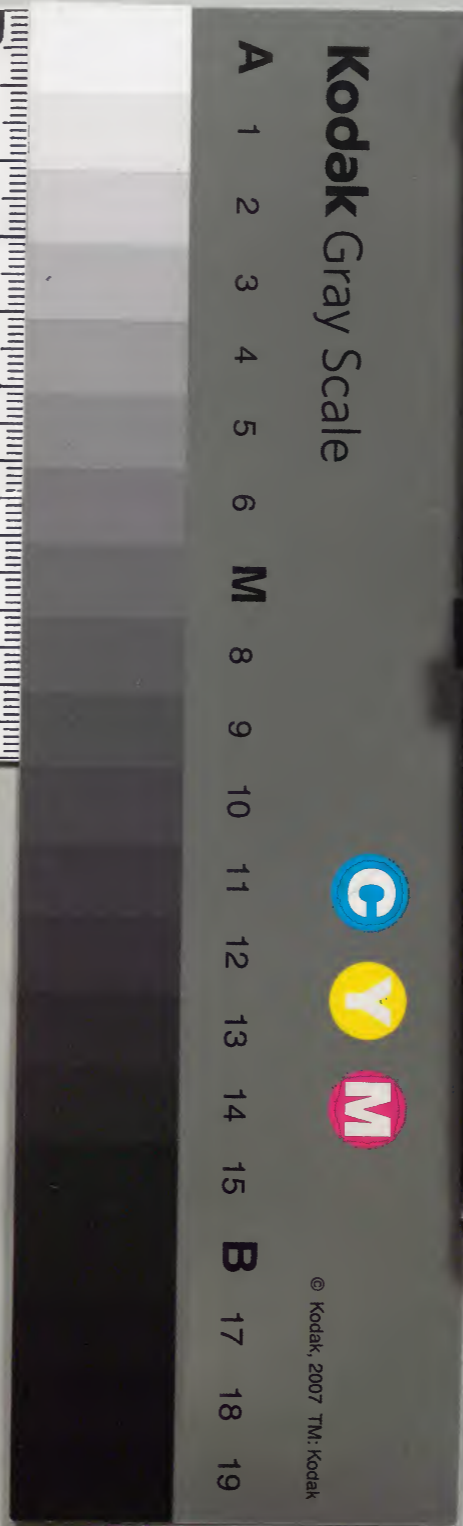
# 五倫書

六十二之六十二



內閣文庫			
三九	二八	漢	
函	五		
一	七	書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 22 )		
函號	299	102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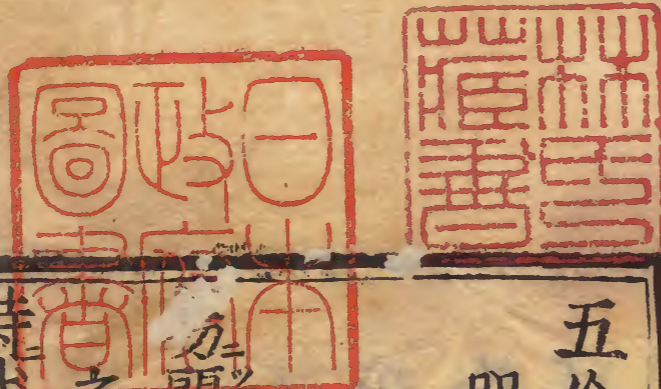
朋友之道

嘉言

朋友

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詩伐木下下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獨學而  
 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

淺草文庫



則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  
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毋友不如己者○朋友  
數斯疏矣○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乘肥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  
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朋友切切偲偲○君子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  
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孟子責善朋友之道也○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一鄉之善士斯友  
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  
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  
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尚友也

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  
不與也○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

程頤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以若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令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朱熹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何不能已者○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鄉只

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朱子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彛倫之一令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黃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

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耶○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見識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師生

禮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友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

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  
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論語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教無類

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知時  
兩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荅問者私淑艾者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為教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

老聃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荀卿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  
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  
可以為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故夫

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  
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  
師有入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  
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夫人有性質美而  
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  
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  
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  
勸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  
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  
勸使然也

揚雄曰務學不厭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  
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  
說焉一闕之市必立其平一卷之書必立其師  
王通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  
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  
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  
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黃晞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

子從師而後言顧文而後行其失鮮矣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  
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也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  
明道不能以知經

楊時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子孟足以當之東  
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  
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其視李翱張籍輩皆  
謂從吾遊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  
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

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呂大臨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入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李愿中曰其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

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

朱熹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  
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  
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  
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  
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  
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  
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苟時以希祿  
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  
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

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  
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  
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  
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  
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饒仲元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  
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  
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  
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  
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  
之於夔至于成周頌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

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  
天下後世稱人才盛美治功之成者必曰唐虞成周及  
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  
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  
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  
莫不卓然皆有可稱狹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  
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  
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  
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  
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  
濟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

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  
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  
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  
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  
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  
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  
不絕于時能狹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  
皆夫以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善行上

朋友

列國齊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夷吾嘗歎曰吾少窮困

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門弟子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

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夫州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魯秦莊子死子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同寮有相交之義昔者魏叔閱大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漢杜林為光祿勳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一馬遺林曰朋友有尊馬之餽可以備之朱暉嘗游太學同郡張堪素有名稱見暉甚重之接以

友道嘗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乃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謂知己吾已信於心也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游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卒業太學

范式少受業太學式與汝南張元伯善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

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鄉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不醜酒至其日巨鄉果至外堂拜飲盡權而別巨鄉式字也後式仕為郡功曹元伯疾篤同郡郢君章啟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靈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  
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  
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去  
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  
陽在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尚書郎卿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習脂少與孔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故舊莫  
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至為曹操聞  
之大怒收習將殺之會赦免魏主不以習有藥布之節  
加中散大夫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所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

後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  
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三國蜀張裔先生以為巴郡太守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  
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  
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  
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外堂拜母有無  
共之

陸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  
陵表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其與同豐  
約及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

瑁為起立墳墓收道其子

吳範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殺以戰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際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之詹與分其共苦情若兄弟遂隨積年為之婚娶置宅居之又薦

于帝以至顯宦詹卒沔製朋友之服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南梁范雲武帝時累遷至尚書右僕射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舍歛

唐羅道琮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片相善者死刑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

卿

王方翼高宗時為瀚海都護司馬遷朔州其友趙持滿  
誅死親戚莫敢收其屍方翼曰藥布哭彭越義也周文  
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  
禮收葬帝嘉之不罪

王峻音峻為桂州都督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  
貞欲殺之迫出峻吓峻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  
幽求懼告峻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  
非朋友所絕峻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地俄崔湜等誅  
幽求復執政

吳保安唐宗時姚雋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  
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家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

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見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  
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深入與  
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元振物  
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緡  
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故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  
患至是乎以官貨助之保安即委蠻得仲翔以歸後  
仲翔為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唱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  
親歿可行其志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  
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廬墓三年  
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

五倫事  
日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  
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柳宗元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  
以白其大人且萬一無母子俱往理即具奏欲以柳州  
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  
徐晦憲宗時擢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  
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尉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  
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  
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奸邪潛斥又可爾乎真歎  
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遷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

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昔負國乎後歷中書  
舍人強直守正不沉浮於時

宋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二萬遺之  
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  
以辦襄事道傾橐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  
先登策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  
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  
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  
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范純仁仲淹子也仲淹在睢陽遣純仁到姑蘇般麥五



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  
 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  
 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  
 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  
 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  
 純仁曰付之矣

侯可仁宗時為華原主簿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  
 為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  
 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營衣相役  
 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願見之妹處室  
 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妻告適友人郭行扣

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  
 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閩中稱其賢  
 陳襄少孤益自策勵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鄉士陳  
 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鏘切相  
 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  
 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濶而莫之講襄與  
 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  
 者不為交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  
 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  
 之謂之四先生

巢谷少舉進士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友善熙寧

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克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交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即隱避焉陳希亮為太常少卿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遊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希亮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鮮于侁神宗元豐二年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且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

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王回哲宗時為奎親宅講書與左司諫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願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羅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時有田書者陽翟人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之立書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得罪書迎諸途浩出涕書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

王...  
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汪應辰高宗時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  
平院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父喪  
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及通判  
袁州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曰惟公  
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在南荒遂爲生死之別事  
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兵衛以  
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爲阿附死黨  
符移訊鞠徧按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  
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元金履祥好學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

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  
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世祖時隱  
居仁山之下學者無爲仁山先生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夏集見其所爲文慨然歎  
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  
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  
丞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爲知己其在江浙  
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爲問候計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  
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  
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朋友之道

善行下

師生

魯孔子弟子子路初以戎服見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  
 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  
 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患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聞此言請攝以授  
 教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太馬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

學而未能直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  
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二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乎

漢云敞師事同縣吳章平帝時章為博士王莽秉政章忤  
莽坐腰斬當是時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當禁  
錮不得仕官乃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  
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  
莽高其節義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  
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園會普卒  
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

鍾興從少傳丁恭受春秋明帝召興拜郎中令授皇太

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以無功不受帝曰生教  
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讓師恭於是封恭關內侯  
鄭玄事馬融居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第弟子授玄  
玄日夜尋繹融聞之召見玄因從質諸疑問義畢辭歸  
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已去吾道東矣

符融少游太學師事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  
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論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以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膺  
由是知名

三國魏率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  
軍何苗召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

生史路等解踏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斂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毒淚請免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著名

晉許孜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卒孜聞盡哀負擔奔赴送喪返葬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然後歸唐陽城德宗時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酌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什百皆有法度

戚同文家世業儒邑人楊慈開門授徒同文勿過學舍因授禮記輒能成誦慈異而留之未幾慈妻以女弟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未亂絕意祿仕慈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何仕慈遇疾不起以家事託之同文爲葬其三世數喪聚徒開講學者聞之不遠千里請益于門被其教而登高第者五六百人

宋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其在湖學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故其所教者多適於時用其弟子散在四方隨

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  
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嘗言  
劉彝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時稱湖學多秀茂若  
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  
諒皆出其門○徐積嘗從瑗學初見而退頭容少偏瑗  
忽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曰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  
自此不敢有邪心  
孫明復以師道自任時孔道轉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  
人聞明復之風就見之石介執杖屨待左右明復坐則  
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住謝也亦然魯人既  
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  
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  
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此樂何事二程之學源乎此矣故  
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村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李之才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毋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  
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  
篤志果何以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  
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  
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

而終焉其

易名世

程一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  
 處下而矧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在穎昌時楊時  
 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顯喜其每言曰楊君最會得  
 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  
 志寧出入文彥博門下求教彥博云此中無以相益有  
 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顯處志寧乃語游酢  
 及時時等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往師焉  
 朱公掞初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官中坐了一  
 一月

楊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書  
 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  
 門問外雪深一尺矣

譙定初自涪陵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素衣往見  
 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  
 頤貶岳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嚴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  
 之曰讀易洞後居蜀蜀人敬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  
 云

呂祖格始與吳山游學少程一丁歲察其學問淵源  
 非他人  
 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亦未



嘗專

去枝葉一意涵養直勁捷以造聖人

專身之學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光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心孝剛直皆則象光年既老名望益重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足矣

胡憲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

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

為物漬故不能自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蓋故山力田賣藥以奉親從游者日衆彌籍溪先生

劉勉之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毋得扶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披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於易學遂師事之不事科舉業專務正學以卒其業焉

劉子翬太師幹之仲子高宗朝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責  
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

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

而巳初熹父松祖死以熹托子輩及  
熹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  
卒為儒宗

楊萬里高宗朝為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  
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勉以正心誠意之  
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羅從彥以累舉因為惠州傳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  
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步往學焉時熟  
察之乃喜曰惟從彥乃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  
子千餘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一  
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受春秋中  
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  
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林光朝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遊自是  
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  
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  
光朝始

張栻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  
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  
忠若予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入矣

林益伯主三

賈自期嘗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

汨於五僧

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

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

故言治者若無緣於學而求道者及不涉於事民莫暗

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

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

行之流布人物之所由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

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

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子孟之意予以

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

人與學者之所由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

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

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學有淵源吾所敬畏

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

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從之終日儼然端坐一

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

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嘗

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則脫

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

衣

來遠

五家源流出家畜其書私濟諸人者不可  
勝數嘗曰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  
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拔其私智以  
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  
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  
正仁義者有以知其所未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  
知勝私復禮之可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  
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  
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  
模亦宏遠矣

蔡元定又發傳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

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誦其義既長辨析  
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食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  
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  
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  
質正焉

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賢事業  
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朱熹來守  
其郡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  
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  
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  
陳淳門人何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

錢時幼童信不群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產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

廖德明嘗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解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元許衡至元中辭中書左丞復以為集賢大學士英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

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筆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技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耶律有尚初受業許衡之門其學遂於性理而尤以誠為本前後五居國學三為祭酒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精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

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海內宗之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終

御製五倫書跋

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何居乎天叙天  
秩為斯民而儲之典禮五庸則人紀以  
修整俗化以醇厚大凡物理帝則由是  
而發揮焉至此人得以為人推稱天地  
之心不亦宜乎然人或拘攣氣稟係累  
流俗有時不能博之所謂天地之心易  
墜烏有也聖人有憂之故建官誘之禮

以節之樂以和之迺俾歸大中至正之  
鄉此聖教所以一日而不可有間歇也  
烏寧聖人亦徂矣於是乎其洪訓布在  
載籍人存政舉之標的不可誣焉由是  
觀之經典者載五教之舟車也天下百  
世者通五教之海陸也此聖謨所以一  
人而不可弗學習也大哉教也至哉書  
也曰若及至天造隆盛朱徽公一出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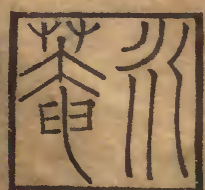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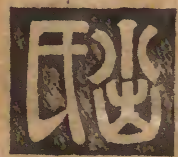
有資世教者輯撰述小學內外篇誠是  
一代之模範千載之權度也其所謂嘉  
言者五品之前言也所謂善行者五品  
之往行也揭示之然後古聖所教煥乎  
有章譬如太陽麗天人皆仰之也顧此  
編為作也不出此而已但附益前言之  
科類長往行之目引伸為六十二卷而  
所謂明倫彙古之條例亦囿於此郭郭

之中可謂厲命曰五倫書固然吁  
宣德天子有功於聖猷不遑條舉焉祖  
述前轍奮章彌灼蓋出藍水之青冰歟  
雖謂于紫陽有光亦可也方今小島廣繁  
將興梓工弘其傳請庭成校讎訓點之  
功時印刻既就余之言曰伏願今而後  
公卿百辟之貴得之聞微旨工商萬姓  
之賤得之浴清化則奉持天地之心而

輔翌聖喆之教乎豈曰小補之哉嗚呼  
有美玉於斯所韞匱亦若時玉成異日  
勿買櫝而還珠者存乎人書以為跋

寬文八祀歲次戊申三月朔旦

維陽後學 永菴小出立庭  
敬書于新蕉軒





寛文八戊申歳五月吉日

室町通鯉山町

小嶋弥左衛門梓行

